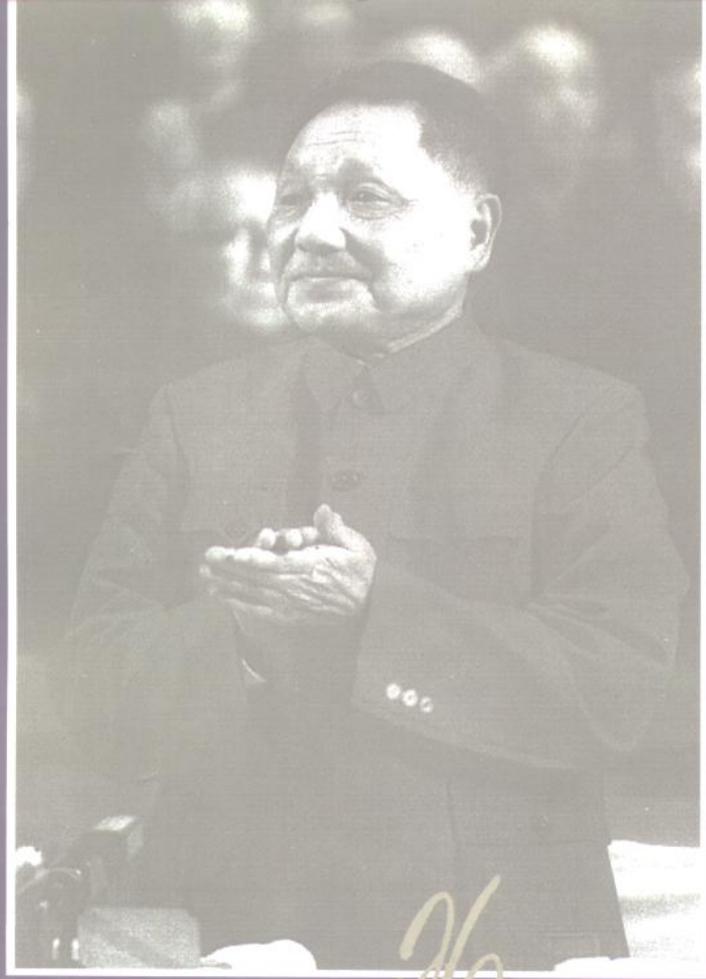


一代天骄



下

毛泽东的历程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大英
1986

9164

一代天骄

邓小平的历程(下)

——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

刘金田 主编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新登字(京)11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邓小平的历程：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（上·下） / 刘金田等编。北京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1996.2

ISBN 7-5033-0453-7

I. 邓… II. 刘… III. 邓小平——生平事迹 IV. K827.7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白石桥路47号甲3号 100081)

解放军第1201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8.875

字数：730千字 印数：1—150,000

定价：38元（盒装）

目 录

卷五、解放大西南的第一书记

- 十六、解放大西南** (3)
 - 解放大西南,建设大西南(3) ●平匪建设固边陲(11) ●向前看,向前进(16) ●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和平的天平上(22)
- 十七、建设大西南** (33)
 - “民族团结很要紧”(33) ●人间少见的领导艺术(35) ●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(40) ●过好“胜利关”(50) ●“挑担子”和“背包袱”(55)
 - 善于接近知识分子(56)

卷六、日理万机的总书记

- 十八、赴京担重任** (61)
 - 财政部的好当家人(61) ●与高饶的斗争(64)
 - 视察快艇部队(70) ●参加苏共二十大(72)
 - 八大前后(78)
- 十九、“猫”论的提出** (84)
 - “猫论”的来源及提出背景(84) ●澄清对“猫

- 论”的讹传与误解(87) ●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(92) ●在遵义的十五天(95) ●“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的人”(105) ●民以食为天(106)
●舌战赫鲁晓夫(106) ●一切从实际出发(120)
●坦荡的胸怀(125) ●敢做敢为的性格(127)

卷七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蒙难者

- 二十、在江西的日子里 (131)
●在江西的日子里(131) ●周恩来的关照(139)
●邓小平小道(144) ●韶山之行(147)
- 二十一、整顿与复苏 (153)
●复出以后(153) ●红与黑的搏斗(160) ●力挽狂澜(169) ●当众斥江青(187)
- 二十二、众望所归 (190)
●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(190) ●毛泽东、邓小平与《李自成》(191) ●不能忘记烈士(192) ●培养跨世纪的建设大军(194) ●科学的春天来到了(201) ●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(205) ●向“两个凡是”挑战(206)

卷八、改革大业的总设计师

- 二十三、拨乱反正指航向 (214)
●艰难的战略重心转移(214) ●社会主义大厦的四根擎天柱(217) ●一个巨人评价另一个巨人(220) ●一个伟大而科学的命题(225) ●勾画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(229) ●在五届全国政协主任上(236) ●不寻常的会见(241)
●请荣毅仁“出山”(243) ●黄山揽胜(246)

●心系三峡工程(251)	●武当山下访求贤(255)
●与“桥牌皇后”打牌(257)	●用行动掀起绿色浪潮(258)
●第三次会见哈默博士(261)	●同舒尔茨的一次谈话(266)
●曲阳新村询民情(267)	●“万里有同心,一年一会面”(269)
●黄海击浪(274)	●陪同金日成看沼气(276)
二十四、改革开放展宏图 (278)	
●对第一号特区强有力的支持(278)	●给厦门的大政策(286)
●培养接班人的创举(294)	
●“严打”就是专政(304)	●《双猫图》的来历(310)
●会见爱泼斯坦一家(311)	●同退出中顾委的老同志谈心(314)
●“见到我的‘父母官’了”(319)	●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(322)
●谈话中的幽默(324)	●“党的盛会,人民的节日”(325)
●报告之前(327)	●投票前后(329)
●笑声·心声(332)	●来到对撞机国家实验室(333)
●关注亚运村工程(336)	●最后一次会见“正规记者”(337)
二十五、和平共处的新发展 (341)	
●同日本天皇握手(341)	●飞向大洋彼岸(353)
●一个创造性的构想(361)	
二十六、大演习·大裁军 (369)	
●华北军事大演习的决策人(369)	
●惊世之举:百万大裁军(387)	
二十七、历史的最强音 (393)	
●东方风来满眼春(393)	●南海春潮(409)
●上海之光(421)	●视察首钢(424)
●接见十四大代表(433)	●为“希望工程”捐款(438)
●再次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(439)	
后记 (442)

卷五

解放大西南的第一书记

到西南后，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〇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：九十万，九十万，六千万，六十万。……头一个九十万，就是起义、投诚、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，怎么消化，怎么安置，怎么教育改造，这是个大难题，需要解决。还有一个九十万，就是土匪，要把他们消灭。这个完成得很顺利。……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，要把他们发动起来，搞土改闹翻身。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，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。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。

——邓小平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随即和刘伯承一起给第二野战军下达川黔作战命令。11月，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，就任第一书记。1950年2月，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军区政治委员。3月，根据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的指示，指挥部队向西藏进军。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。多次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，部署开展剿匪、土改、城市经济工作、农村工作等，加快恢复和发展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。

十六、解放大西南

解放大西南，建设大西南

1949年11月1日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向第二野战军发布进军川黔的命令。此后，刘邓率大军攻取大西南，从重庆、成都赶走了蒋介石反动军队；尔后又经营治理大西南。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，在西南经历了一段不平常的岁月，从当年流传下来的一些珍闻轶事中，可以窥见这位军事家、政治家的若干风貌。

是急攻还是缓进？

大西南之战，二野以杨勇、苏振华率领的五兵团由湖南邵阳地区隐蔽集结，尔后直出贵州，占领贵阳，再经毕节入川，切断敌人南逃退路，以陈锡联、谢富治率领的三兵团由湖南常德地区隐蔽集结，尔后出师湘西，经秀山、彭水，强渡乌江，打开川东门户，直逼重庆。刘邓率二野司令部在三兵团之后跟进。

11月下旬的一天，刘邓司令部开到刚刚解放了的秀山，司令部作战处设在秀山南门外一所中学里。参谋人员刚刚挂上作战图，

刘伯承和邓小平便走了进来。一进门，就走到作战图前研究起来。作战处长李觉向两位首长介绍了各部队进攻的战况。当时，五兵团和十军已解放贵阳、遵义，继续向宜宾、泸州进击，三兵团一部已占彭水，准备渡乌江；一部则占领南川城，形成对敌宋希濂兵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围歼之势。总之，二野各部挺进神速。而这时，蒋介石还在重庆恋栈，并在白市驿附近调兵守护机场。指望宋希濂在南川，陈克非在江北阻挡住解放军的攻势。当时，邓小平政委听到这个情况时，抽着烟笑道：

“嘻，我对蒋介石这个牛脾气就是感兴趣！到这个时候还在白市驿布阵，想掉头跑可不容易喽！”

刘邓命令各部加速推进，攻占重庆，配合北路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地区。

不料，11月27日，刘邓收到毛泽东的电报，要二野缓进重庆

刘邓并告贺李：

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，请注意。

1. 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。
2. 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，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，而后聚歼之。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，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。

毛泽东

11月27日

接到毛泽东电报后，刘邓根据当时战场实际情况，认为重庆宜

尽快攻取。从军事上讲，我二野不日內将歼罗广文兵团于南川，敌孙震部兵力又单薄，如罗广文守不住南岸綦江，孙震又守不住涪陵至万县的江防，那么，蒋介石又可能改变其增兵重庆的计划。况且，胡宗南部从汉中南车运重庆，根本来不及。蒋介石似不致将主力调置于此绝地。

“我看，蒋介石不会死守重庆……”刘伯承司令员沉吟道，“一旦我五兵团控制泸州、松山一线，便截断了胡宗南兵团进入滇、缅的路线。这样，敌人势必加强川西与康东沿线，以便退入西康，转进云南。”刘伯承边说边用手丈量着作战地图。

“重庆应尽快夺取！”邓小平果断道，“南川罗广文兵团一旦被我拿下，占领重庆则如探囊取物。况且，我们在军事占领西南的同时，应着眼经营西南，重庆是西南重镇，工业发达，早日夺取重庆，不给蒋介石以从容破坏重庆工业的时间，以便拿下重庆，而后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……”

基于以上考虑，刘邓当即给毛泽东回电，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进占重庆。第二天，即11月28日晚8时，毛泽东回电同意刘邓的意见，请刘邓“依情况发展酌定之”。

刘邓下达了攻占重庆的命令。29和30两日，三兵团一部迅速控制重庆外围长江南岸地区。蒋介石慌了手脚，29日下午乘汽车直奔白市驿机场，在美龄号座机里躲了一夜，30日凌晨，蒋介石的座机仓忙起飞，逃往成都。当天，重庆落入解放军之手。

蒋介石撤离重庆前，曾命令组织爆破专家和技术大队，用飞机空运来大批炸药，准备对重庆的重要工业设施实行毁灭性大破坏。结果，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，使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，重庆的工业设施基本完好地得以保存。

二野一兵一卒不许进成都！

1950年12月中旬，二野三、五兵团进到成都附近，准备与贺龙率领的一野十八兵团共同围歼胡宗南集团于成都平原。

一天，二野司令部据收到的战报，得知杜义德率领的十军已打到新津机场附近的狮子山，敌主力李文兵团顽强固守，十军三十师连续攻击两天，战斗非常激烈，我方受到一些损失。为此，二野参谋长李达拟了一份电报，提醒十军和杨勇兵团注意攻敌战术。电报拟好后，李达吩咐作战处长李觉将这份电报和有关战报送给刘邓过目。

李觉先将战报和电报呈刘伯承司令员阅示。刘伯承一看，不由得怒上心头：

“唔，我们这个二野，碰破了头啦，还这么搞！老百姓把一个娃儿养到十八岁不容易，不能头顶沙锅硬撞！”

跟着，刘伯承让李觉将电报送邓政委看。

李觉又来到邓小平的办公室。邓小平正在批阅报告，看到李觉匆匆来到，抬头问道：

“什么天下大事？”

“有一份电报，刘司令员让您看——”李觉将电报和有关战报送给邓小平。

邓政委接过后，迅速一览，说：

“走，上作战室！”

说来也巧，李觉跟着邓小平政委前脚跨进司令部作战室，刘伯承司令员后脚跟着也到了，真是不约而同。刘邓二人察看地图，对敌情我情认真研究，很快得出一致结论：不能像打狮子山那样硬攻，应该放开敌人，让敌人逃跑，在运动中予以分割围歼。

“好，这个电报我写吧！”邓小平果断道，“看来，杨勇、杜义德他

们是急于想进成都，打下狮子山，控制成都……要告诉杨勇、杜义德，我们有言在先：二野一兵一卒不能进成都，要把敌人从成都放开，在外边分割歼灭。”

战局的发展，证明刘邓的部署是正确的。果然，第二天，在杨勇和杜义德指挥三、五兵团调整部署之际，胡宗南集团主力李文兵团开始向成都以外突围，遭到我二野和一野十八兵团等部的合力围歼，短短几天内，胡宗南几十万大军被消灭在成都平原。

成都战役结束后，杨勇和杜义德分别又接到刘邓首长的电话指示：“二野的部队一兵一卒不进成都！要让贺老总带十八兵团进驻成都……”

进军大西南之役，刘邓遵照毛泽东主席制订的大迂回、大包围战略战术，决心出其不意，从敌人意想不到的川东和贵州进军，切断敌人退往滇缅边境的道路。为达此目的，中央统一部署贺龙率领一野十八兵团佯攻秦岭的胡宗南部，以使敌人误以为我将由陕入川，抑留胡宗南集团主力于秦岭一线，而当二野由川东和贵州的进军序幕拉开后，刘邓又电告贺龙十八兵团：在二野未全部切断敌人退路、完成战略包围之前，十八兵团不宜尾追胡宗南部太快，以免将胡宗南部赶跑。而且，十八兵团又绕到成都侧背兜击胡宗南部，因此，先逼近成都可是二野的部队。但刘邓从两个野战军的协作关系上考虑：二野占了重庆，那么，成都应该留给贺老总和十八兵团。一野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上功不可没，应与二野平分秋色。为此，邓小平以素来说话刀砍斧削的果断，于成都战役之后，严令二野各部队官兵自律。这样，二野三、五兵团的将士们虽然已然遥望成都的城廓，闻到了成都小吃的麻辣香，但还是即刻奉命离去。三兵团开回川东重庆一带，五兵团则班师回到他们不久前才解放了的贵州。

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

西南川黔滇康解放之初，各地县原国民党政府旧机构均需部队派人接管。有些县城，解放军开到时，旧县府集合各界人士欢迎解放军并在解放军接管前维持地方秩序。一个地方政府机构，财政、金融、工商、交通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改造工作，显然，不能把旧人员统统一脚踢开。对此，邓小平尽可能团结录用旧人员。不仅各民主党派、工商业界人士予以量才录用，就是国民党地方系和中央系的旧政府人员，邓小平也指示可以在接管时以研究组等各种形式去容纳，而不一概予以遣散。甚至还指示各省地县，在各级政府机构中，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。

贵州解放之初，当时负责贵州工作的杨勇、苏振华、徐运北就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向二野前委做了汇报，他们曾提出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中央系的方针。邓小平代表二野前委给杨、苏等起草了一个电报指示，告诫杨、苏、徐：“……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，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，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。而在事实上，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绝大部分人，都在动摇……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，在进入新区后，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，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，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，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……”

对于杨、苏、徐提出接管以后，“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，对工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”的主张，邓小平直截了当地予以阻止。指出：“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，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，去提高工人待遇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。工资问题极其复杂，务必慎重处理。”

西南解放之初，邓小平对新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实事求是，对稳定解放初期西南的政治经济局势，顺利开展剿匪、征粮、恢复生产、调整工商业等繁重任务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毛泽东对西南局的这些做法很满意，认为西南局在新区工作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注意，并将西南局的有关报告批转各中央局。

“天下未治蜀先治”

1950年6月中旬的一天，在重庆浮图关，西南局为成渝铁路动工举行了开工典礼。邓小平在典礼上致词，说：

“我们进军西南时，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，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……”

数万建设大军开上了成渝铁路工地……

自古道：天下未乱蜀先乱，天下已治蜀后治。其原因之一，是由于四川地处盆地，周围高山屏障，与外界隔绝。要想改变这一状况，让四川的政治经济建设跟上全国的步伐，在经济建设中就应该先从抓交通事业开始。

早在1949年6、7月间，二野渡江作战，解放了华东地区之后，邓小平就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家宴上认识了陈毅的堂兄——军工专家陈修和。陈修和抗战期间曾在大西南做军工工作，对西南的情况较熟。邓小平请陈修和介绍西南情况，陈修和就谈到了成渝铁路。他说，抗战期间，汉阳钢铁厂的设备迁到了重庆，这样，重庆钢铁厂有汉阳钢铁厂内迁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，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没问题。可是，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让给法国人来搞。而法国却无力承担，打算从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法国的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修成渝铁路。后来，蒋介石要打内战，成渝铁路一事就搁置下来了。

听了陈修和的介绍，邓小平下了决心：天府之国四川，到现在

还没有一条铁路，这怎么行？成渝铁路一定要搞，尽快搞。

于是，邓小平拜托陈修和为西南建设物色一批科技人才，并嘱他为修建成渝铁路写一份建议书。

二野离开南京，进军西南之前，邓小平专门派二野军械处处长陈志坚带着他的亲笔信，到上海狄斯菲尔路去拜访陈修和。陈修和为西南建设介绍了一大批专家。在二野挺进西南时，这一批按小平的意图延揽的各类专家，组成了一个技术大队。当二野大军进军西南的炮声隆隆震响的时候，这些专家已经开始为解放后的西南工业、交通、水利等建设呕心沥血地起草建议书了。

邓小平说到做到。1949年11月30日，重庆解放，仅仅一个星期内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开会，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。陈志坚被委任为成渝铁路军代表，而当时，成都战役尚没有开始。

成都战役结束后，在邓小平指挥下，从西南军区各部队抽调3万多人，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，开始了极其紧张艰苦的筑路劳动。

成渝铁路修建中，邓小平明确指示：“要学会掌握修路技术，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。”他指示，对专家大胆使用，让专家有职有权。在工资待遇上尽量给予从优照顾。

为建好成渝铁路，邓小平虚心听取专家建议，对各方面都考虑得十分周到细致。譬如这条铁路全线长405公里，横跨川中12个县，为了保护铁路沿线的古迹和即将出土的文物，邓小平特派秘书前往重庆大学请来张圣奘教授，设宴招待这位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，对他说：“成渝铁路要动工了，四川历史悠久，几个皇帝曾在这里建过都城，古迹和地下文物很丰富。参加筑路的多是部队战士和民工，怕不识文物。若损坏文物，就是我们这辈人的罪过。因此，想请你们专家到铁路工地沿线寻宝，鉴别出土文物。”张圣奘慨然从命。考虑到张教授旅途辛劳，邓小平还让人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乘滑竿。

带着邓小平的重托，张圣奘教授带领文物调查组开始了艰苦

的工作。他们住工棚、吃野餐，冒着风雪，在天寒地冻的春节期间，从九曲河大桥泥泞的基坑里挖到一个人头盖骨化石。后来，邓小平为此致电郭沫若，并派专人将这个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，经郭沫若和北大裴文中教授鉴定，这是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化石，是继北京周口店猿人和中国山顶洞人后的又一重大发现。这个消息轰动了世界。后有关部门把这个在资阳九曲河大桥工地出土的人头化石定为“资阳人”。

在邓小平领导下，成渝铁路于 1952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，也是中国铁路史上，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、用自己生产的钢轨和枕木建成的铁路。西南在修路上为全国带了头。当时，有的民主人士感叹道：古人云：天下已治蜀后治。现在看来，应该改为：天下未治蜀先治。

（叶雨濛：《邓小平在西南》）

平匪建设固边陲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未及洗去仆仆征尘，邓小平和刘伯承、贺龙就率部进军大西南，开始了新的战斗。大西南包括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西藏以及当时的西康，总面积达 230 多万平方公里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最后控制的地区。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，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制定了以大迂回、大包围解放西南的战略方针。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，贺龙率第一野战军一个兵团，分南北两路并进。首战湘鄂西，给国民党宋希濂部以沉重打击，使鄂西和湘西大部获得解放，为进军西南打通了道路。稍作休整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和贺龙指挥二野和四野分别从鄂西和湘西向川东挺进，经过千山万水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于 1949 年 11 月 15 日解放了贵阳。接着又连续作战，